土坑

——子君的手记

董建宇-2019511017

皎洁的月光下，耳畔的犬吠断断续续，指引着我丢掉这沉溺的爱，走向一座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。

但是，涓生，你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不想你！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就尝尝穿着有条纹的衫子、玄色的裙去找你，喜欢听你讲话，听你爽朗的笑声，望着你那英俊的面庞出神。或许，你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，但是，我喜欢，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，喜欢你讲的每一句话，喜欢你的每一个神态，喜欢一切与你有关的东西，最重要的——喜欢你！

有一次，你指着雪莱的半身像给我看，我害羞的低下了头，我知道那是一位热情浪漫的诗人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你比他好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同我一起谈家庭专制，谈打破旧习惯，谈男女平等。

“我是我自己的，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！”

你送我出门，我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着，我相信，你定会为我彻底的思想而感到骄傲。

涓生，我勇敢地奔向你，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你。堂姐听了我的决定还劝说：“子君你要想好，离了叔子你该如何生活？涓生……实在太穷了些。”但是，我是我自己的，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！

叔子已为此事劝说我多次，但都无疾而终，昨日叔子甚至已经暴怒：出了这道门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，我没有你这个侄女。但是涓生，你知道的，我没办法过没有你的生活，为了这热烈的爱，我甘愿化作一只飞蛾，扑向充满爱的火焰。

好不容易才在吉兆胡同里找到了两间破旧的小屋，得以暂时安身。但房东太太一直用那深不见底的眼睛瞪着我，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然而，我已然十分满足——和涓生生活在一起，更何况我们有了自己的家。

我们过着平凡而清净的生活，他的、我的家里人一并的断了关系；他的、我的朋友们一并的断了来往。沉默的对视，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，而后又是沉默。生活平凡但不平庸，简单却不枯燥。

但是一成不变的生活过久了难免会使人感到乏味。每日涓生去办公，我就呆在寂静的屋子里，听窗外房东太太养的小油鸡叽叽喳喳，寂寥便从心底偷偷钻了出来。但是这一切是不能说给涓生听的，我要同他分享我的快乐，而非空虚。或许是受雪莱浪漫主义思想的熏陶，亦或是单纯想为生活增添一些姿色，我便买了四只小油鸡还有一条花白的叭儿狗。每当涓生去办公，家里也仍旧热闹。四只小油鸡咕咕叫的可爱，尤其是叭儿狗，是不是往我怀里钻，又处处随着我，于是我给它取名为阿随。但是涓生似乎并不怎样喜爱这些小动物们，可他们的确解决了我不少的烦闷。

我想，涓生工作辛苦，饭食理应好一些，我便倾注全力来为涓生改善饭食。正值夏日，又总是呆在闷热的厨房中，我也就终日汗流满面，短发都黏在脑额上，双手也渐渐粗糙起来。但我渐渐感受到他的冷淡，他曾对我说：我不吃，倒也罢了；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。我略带凄然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讲话，他也就任由我继续操劳。

但是双十节的前一晚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庭——涓生被辞职了。这使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涓生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，并没有过于慌乱，而是给《自由之友》的编辑写了信，而后开始翻译工作。暗淡的灯光下，他伏在案边，迅速翻阅着带有大片乌黑指痕的字典，进行着疑难百出的译书工作。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摧毁了我原本脆弱的生活，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，弥漫着煤烟。

我不禁开始怀疑，怀疑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，怀疑我现在是否成为了涓生生活的累赘，怀疑我还能否见到明早的日出。

我的毕生所学仿佛都在一瞬间销声匿迹，随之而来的只有单调乏味的生活：吃饭、筹钱、喂阿随、饲油鸡。涓生也偶有怒色，但我早已麻木了。我们不再想对着微笑，每天共处的时光只有在一起无味地嚼饭。

生活的压迫终将使我们屈服，瘦弱的油鸡也逐渐成为肴馔。只有阿随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寒冷与饥饿终于将我们击倒。“处理了它吧”涓生十分冷淡地说道。处理它？我始终于心不忍。虽然瘦骨嶙峋，却有着浓厚的感情。

但我们最终还是把它处理了，涓生做的。把阿随推倒在一个土坑里。我在家看着涓生大步走回来，走的畅快而决绝，干涸的眼睛里仍旧落下了眼泪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以为我就是另一个阿随，终有一天涓生会把我推向一个土坑，然后大步走回家，走的畅快而决绝。

冬日一天天逼近，严寒冷酷犹如涓生的脸。他与我闲谈，称赞诺拉的果决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那一日离我不远了。

“我已经不爱你了！”

我只有沉默。

熬过了隆冬，阿随的叫声开始在我的耳畔回响，它似乎在寻找着我温暖的怀抱。我知道那一日到了。我终于从吉兆胡同走回了父亲的家，躺在床上。耳畔阿随的叫声越来越清晰。它想我了，是的，我该去了，我怎么能叫阿随等那么久？

我循着阿随的呼唤，丢掉所有沉溺的爱，走向我的土坑。